

蔡国六百年 文脉贯长河

——千年古县上蔡的古今传奇

本报记者 郭建光 文/图

2025年11月，河南省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录公布，千年古县上蔡赫然入选。

存续600年的蔡国，以蔡国故城为都，横跨西周至春秋漫长岁月，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。固若金汤的城垣见证王朝更迭，金戈铁马的岁月浸润悠悠护城河。城门开合之间，城郭兴废、蔡族迁徙、民生百态、族群交融，尽数融进岁月长河，在落日余晖中沉淀为厚重过往。

时光漫溯千年，文脉生生不息。

2025年收官的“蔡国六百年——蔡国历史文化专题展”，由河南博物院、安徽博物院与驻马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驻马店市博物馆）携手打造，汇聚中国国家博物馆、河北博物院等10多座文博场馆的190多件（套）文物。其中，河南博物院藏蔡侯青铜方壶、安徽博物院藏蔡侯青铜剑、上蔡县文管所珍藏的蔡国青铜编钟等文物，首次跨馆联合展出。器物精湛的铸造成型工艺、清晰可考的青铜铭文，为厘清蔡国发展脉络、填补地方史研究空白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。

抚今追昔，600年蔡国尘封史册，千年古蔡文脉再续华章。

历史底蕴与时代新风相融共生，古老文化火种再度薪火相传，清晰完整的历史脉络，让这片底蕴深厚的中原沃土，重新绽放璀璨光彩。

六百年惊鸿 颠沛惹悲情

纵观蔡国历史，历经三迁都城，都上蔡，再迁新蔡，终迁下蔡（今安徽省凤台县）。据上蔡县蔡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天义介绍，公元前1046年，西周灭商，武王封土，叔度侯蔡。从开基至灭国，历二十三代二十五侯，蔡国存续600年。伏羲文化、蔡国蔡姓文化、孔子儒家文化、李斯文化、重阳文化、荆楚文化等，融汇为蔡文化的交响。

上古时期汝水、淮水流域水土丰饶，战略位置险要，自古便是中原王朝经略南疆的要地。周武王灭商后，推行分封制，分封宗室子弟、开国功臣与先代后裔镇守四方，稳固天下基业。

周武王将胞弟蔡叔度分封至蔡地，同时册封管叔鲜、霍叔处，三位宗室重臣共同镇守殷商旧地，监视商纣王之子武庚，史称“三监”。

天下初定未久，周武王溘然离世，年幼的周成王即位，朝堂权力暗流涌动。周公旦遂临朝主持国政。《史记·管蔡世家》记载：“管叔、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。”周公旦作为周武王胞弟，尽心辅佐年幼的成王本是稳固朝局之举，因其全权代行天子政务，引发管叔鲜的不满，他随即联合蔡叔度、霍叔处起兵叛乱，反对周公摄政。

局势危急之下，周公旦果断兴兵东征，迅速平定叛乱，诛杀武庚与管叔鲜，将蔡叔度囚禁于郭邻，废黜霍叔处爵位贬为庶民。昔日同僚辅政的宗室至亲，最终落得反目的结局。关于囚禁蔡叔度的郭邻故地，上蔡本地相传位于故城周边簪虎寺一带，此地地势幽深、人迹罕至。蒙冤受屈的蔡叔度郁郁成疾，最终含恨而终。

时局平定后，周成王感念蔡氏先祖功绩，册封蔡叔度之子蔡仲承袭爵位，重建蔡国。蔡仲修身立德、谦恭向善，深耕地方教化，品行与才干广受世人称颂。周公旦赏识其贤德，率先举荐其出任鲁国卿士，后又力荐于周成王，促成



蔡明园。⑥5

蔡仲正式复封于上蔡。

复国之后的蔡国，世代宗室君臣竭力镇守中原东南边境，始终谨记前代教训，谨守臣属本分。奈何国力弱小，身处大国夹缝之中，常年饱受楚国侵扰欺凌，国运日渐衰微。蔡哀侯、蔡穆侯二代国君先后身陷战乱险境，蔡哀侯被俘囚于楚国九年郁郁而终，蔡穆侯兵败遭齐国拘禁，接连的劫难，预示着蔡国已然走到风雨飘摇的绝境，强国兴邦之志终究难以实现。

战国初年，群雄逐鹿中原，楚惠王为报昔日战事之仇，大举出兵征伐蔡国。彼时吴国已然覆灭，周边诸侯小国自顾不暇，无力驰援，走投无路的末代蔡侯蔡，只得携带宗庙礼器、随同亲信仓皇出逃。南迁湖南高蔡、江西望蔡，成为存续600年的蔡国最后的迁徙绝唱。

回望春秋乱世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曾辗转往来于陈蔡之地。据《驻马店通史》记载，周敬王三十一年，楚昭王遣使邀请孔子入楚理政。一心推行仁政思想的孔子，满心期许施展治国抱

负，却屡屡碰壁。行至陈蔡交界郊野，即今上蔡县蔡沟镇东部一带，遭陈、蔡两国大夫派兵围困，陷入绝粮7日，弟子困顿的艰难境地，此事记载于《孔子家语·在厄第二十》。

“关于陈蔡阻拦孔子入楚的原因，我认为，一是孔子此前在鲁国做过司寇，并有一批追随者，在列国有一定知名度。二是楚国扩张势头直接威胁陈蔡，不仅陈蔡当时与楚关系不好，更害怕楚国得到更多人才，孔子入楚不仅带去一批追随他的门徒，而且可能产生示范效应，使各国人才流入楚国，从而增强楚国实力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孔子此前周游列国，对包括陈蔡在内的中原各国情况了如指掌，如孔子到达楚国，替楚国谋取陈蔡各国，对楚来讲，无疑如虎添翼，对陈蔡的威胁更为严重。”市民协副主席、文史专家余全友这样分析。

纵使身陷绝境，孔子依旧坚守本心。从政治学、困境之中坚守道义、砥砺心志，其不屈之志，成为后世仁人志士迎难而上的精神标杆。最终孔子派遣弟子突围求助，在楚国相助之下得以脱

困。

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，晚年归鲁潜心讲学育人，门下弟子3000人，贤徒72人，其中出自上蔡本土的贤儒有6人，分别为漆雕开、漆雕从、漆雕哆、漆雕凭、曹恤、秦冉，合称孔门六贤，成为中原儒学传播的中坚力量。

悠悠古蔡大地，兼容并蓄吸纳多元文化，中原文脉、荆楚风情、齐鲁儒学、秦汉礼制在此交融荟萃，共同构筑底蕴深厚的上蔡本土文化根基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上蔡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最早可溯源至商代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。上蔡为古代蔡国地，周武王封其弟叔度于此。后叔度叛，为周公放逐，复封其子胡子蔡，曰蔡仲。后屡受楚国侵犯，一再迁都，初平侯迁至新蔡，后昭侯迁至州来，改州来为下蔡，故称前都为上蔡。秦于此置上蔡县。南朝宋移治是动城，故址在今汝南。北魏神龟二年改置临汝县，北齐废；隋开皇六年又置武津县；大业、新置上蔡，临汝、武津先后省入，至此上蔡之名遂不变。

“蔡”这一古老地名，源自境内蔡岗盛产的菁草。《续河南通志·舆地志》记载，伏羲氏观察地菁草生长态势推演八卦，此地故而得名蔡地。汉代正式定名上蔡，用以区分南迁之后的新蔡，地名沿用千年未曾更改。

“上蔡、新蔡、下蔡故地的阡陌间，留下了我们踏勘的足迹；各地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典籍里，浸润了我们稽考的汗水。”刘天义表示，目前正在编辑出版的《蔡国六百年》一书，从蔡侯封疆到蔡侯齐失国，600年兴衰荣辱，沿蔡地起源、侯国承袭、兴衰脉络、族人播迁、史论荟萃、名贤列传、文化胜迹与祭祖大典的脉络铺陈，上溯其源、下究其流，试图为消逝的蔡国立传，为散居的蔡氏存根。

烽火传千里 明月照古今

狼烟散尽，车马息声。跨越千年岁月洗礼，作为国内现存格局最为完整的西周古城遗址，蔡国故城巍然屹立于古蔡大地，静静诉说着尘封千年的风云往事。

九九重阳，岁岁重阳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，上蔡城西蔡侯望河楼遗址前登高祈福、遍插茱萸、畅饮菊酒等民俗活动如期举行。海内外蔡氏宗亲、本地群众身着传统服饰共祭先祖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重阳糕传统制作技艺。依托望河楼遗址衍生的诸多人文典故与民俗传统，持续发挥以史育人、崇德向善的教化作用。

本土非遗技艺代代传承，焕发新活力。东岸桃核雕花传承300多年匠心工艺，新一代传承人深耕本土文脉，将蔡国迁都、望河览胜等历史场景镌刻于方寸桃核之上，打造特色文创作品，产品远销东南亚、欧美各地，深受海内外华人喜爱。

往昔，“白云翁”毛笔在南方各地筑学蒙馆中堪称金字招牌，其发源地就在上蔡要道。在数百年的传承中，被书画大家誉为“如锥画沙”“如意神笔”，如今杨集毛笔制作技艺传承人白山林一脉改良制笔工艺，坚守古法核心工序：选毛、梳毛、扎笔、修笔，同时创新打造特色文创毛笔，让“毛笔之乡”的百年美誉

薪火相传。上蔡地处河南中南部、驻马店东北部，历史底蕴厚重，是古蔡国都城所在地、海内外蔡氏宗亲祖源地、秦相李斯故里、中国重阳文化之乡，获评联合国地名组织认证“千年古县”。此地自古秦风楚韵交融碰撞，儒法诸子思想相融共生，孕育李斯、翟方进等历史先贤。境内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早在5000年前，便有先民在此定居劳作、繁衍生息。

如今的上蔡儿女赓续先辈奋斗精神，立足本土资源优势，以实干担当绘就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。

溯源殷商文脉，甲骨卜辞之中留存先民对蔡地农事丰歉、地域安宁的占卜记录，诸多史学研究者考证，商代典籍所记载蔡地，即今河南上蔡一带。地处淮河北岸、汝水之畔的古蔡之地，自古便是殷商王朝南部边防要地，兼具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多重战略价值。

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，上蔡故城成为楚国方城之外核心军事重镇，通达四方要道，区位优势十分突出。

整座蔡国故城形制规整，城池呈长方形，南北狭长、东西略窄，全域面积8.86平方公里。据清康熙《上蔡县志·舆地志》记载：“蔡国故城：址高一丈二，周围二十余里，其形如山。”

故城共设九座城门，配套修筑瓮城、戍守用房，城内划分宫殿礼制区、手工业作坊区、平民居住区，城外环绕护城河，周边分布蔡侯宗室墓葬与贵族墓葬群。现存西、南两段城墙保存最为完好，墙体以黄黏土层层夯筑，夯筑层次清晰规整，部分残存城墙高度仍逾10米。故城西部高台之上遗存蔡侯望河楼遗址，北部留存古代烽火台遗迹。2021年至2024年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故城核心宫阙区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，新发现大型夯土礼制建筑基址3处、古代排水设施遗迹1组，出土陶质瓦当、青铜建筑构件等文物遗存，进一步厘清宫阙区整体布局与建筑规制，为复原蔡国都城礼制格局提供核心考古依据。

古蔡国手工业体系完备，作坊遗址遍布故城内外。宫阙区东北区域为制骨作坊集中地，先后出土骨针、骨锥、骨簪、骨制农具等器物；故城南部留存多处古陶窑遗址，地表遍布春秋时期陶片与红烧土遗迹；城内探明两处大型官营铸铜作坊，出土青铜冶炼炉遗迹与铜质冶炼残渣。尤为珍贵的是，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铸造范器，器身镌刻有“蔡侯作器”铭文，直接证实此处为蔡国王室专属手工业作坊。

1996年，蔡国故城正式获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元代以前，上蔡境内道路通达，畅通南北商贸往来，地域交通四通八达。“上蔡城边地肥沃，满川桑枣绿成围，东门牵犬无穷乐，谁遣君侯不早归。”元代诗人陈孚所作《上蔡县驿》一诗，生动描摹出彼时古城田园富庶、市井繁华的兴盛风貌。

蔡代名相李斯故里紧邻蔡国故城，其名篇《谏逐客书》针砭时弊、言辞恳切，流传千年依旧引人深思。蔡氏宗族源自古蔡国已是海内外宗亲共识，如今蔡氏族人遍布全球各地，每年大批宗亲返乡寻根祭祖，追念先祖功绩。上蔡已连续多年举办世界蔡氏祭祠大典，建成规模宏大的蔡氏文化园，园内叔度祠、蔡仲祠气势恢宏，族谱馆珍藏海内外各类蔡氏族谱300多部，成为联结全球蔡氏宗亲、传承宗族文脉的重要文化纽带。

沙场烽火散尽，望河楼阅尽千秋岁月。回望风雨历程，古蔡大地上涌现的风云人物、上演的历史往事，虽尘封于历史尘埃，却为后世留下无尽思考与精神启迪。

如今的上蔡，不仅文脉绵长，富民产业更是蒸蒸日上。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，蔡国故城、郭庄楚墓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光武台等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各类古文化遗址共计87处。当地深入推进文物活化利用工程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楚文化魅力。

这片沃土英才辈出，除秦相李斯、西汉名相翟方进之外，北宋理学大家谢良佐更是名满士林，为后世治学修身树立典范。

立足新时代，千年古县上蔡深耕本土历史资源，激活文旅融合动能，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传奇。③3

白居易园林声景与幽境营造

□于国华

白居易是唐代文人园林重要的造园实践者与倡导者，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白居易一生经营园林主要有四处，宋代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记载：“白乐天所至处必筑居。在渭上有蔡渡之居，在江州有草堂之居，在长安有新昌之居，在洛中有履道之居，皆有诗以纪胜。”白居易对蔡渡居、庐山草堂、新昌居、履道坊等园林的书写不仅展现了园林的视觉景观，更还原了丰富的声音景观，从而呈现一个充满生机与韵味的听觉世界，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园林幽静。

幽境含幽独、幽静、悠闲、幽趣之义。《园冶·相地》中说：“市井不可园也；如园之，必向幽僻可筑，邻虽近俗，门掩无哗。”园林指向一种与世俗喧嚣相疏离的、内敛式的精神空间。白居易对幽境情有独钟，多次以“幽”评价园林。他评价履道坊宅园“地与尘相远，人将境共幽”（《履道新居二十韵》），更直接将园中池林胜景题作《池上幽境》。白居易诗歌对声景的精细化书写，建构出园林幽境。

白居易善于以水声为基调呈现园林环境的幽静。著名加拿大声音学者谢弗把声音分为基调声、信号声、标志声（声标）三种类型。基调声“确定整体‘音景’的调性……支撑起或勾勒出整个音响背景的基本轮廓”。白居易善于以水声作为基调声呈现环境的幽静，主要包含雨滴落下的声响和流水潺湲声。雨以细碎、微弱的声响为媒介，通过声音的“在场”反衬环境的“静谧”；而水流潺湲则弥漫于听觉空间，过滤或掩盖了其他噪声，以其声音的律动烘托出环境的安宁幽静。

雨滴声。“雨滴篷声青雀舫，浪花影白莲池。”（《池上小宴，问程秀才》）“雨”是背景，同时又被有意识地倾听。细雨雨丝打在船篷上的“滴滴”声，柔和的雨珠与船篷的碰撞声，是画面的“背景音”，它不刺耳，反而像一种自然的低语，衬托出园中水上环境的清幽。

“秋雨檐果落，夕钟林鸟还。”（《征秋税毕，题郡南亭》）雨声弥漫，成为自然环境中的基调声。“檐果落”的轻响与“林鸟还”的翅声、钟声相配合，在秋雨的背景音中，勾勒出一幅动静相济的幽境图景：果实坠落的瞬间声响与飞鸟归巢的渐远翅声，如同在静谧的画布上点染的墨痕，既不破坏整体的幽静，又赋予空间以时间的流动感。

水流声。白居易习惯将水流声作为声音背景。“今日到幽居，了然知所以。宿石石溪亭，潺湲声满耳。”（《题元十八溪亭》）友人元集虚的园林之所以被称为“幽居”最主要的原因是溪流“潺湲声满耳”。听觉充盈揭示了“幽境”的真谛：真正的幽静并非声音的缺席，而是自然之声与空间氛围的和谐共生，水声的“满耳”恰是溪亭被自然浸润的证明，使“幽居”成为被声音包裹的、富有生命力的“幽境”。

白居易对“幽境”的声景建构，还体现在对“冷色调”自然声响的选择性运用上。他偏爱以松、竹等具有“冷色调”的自然发出声响，构建起清寂、高洁的幽境氛围，形成清幽的听觉场域。

园林植物中松、竹等均为冷色调，松、竹作为传统文化中“岁寒三友”，其本身的苍劲特质已暗含“冷”的听觉联想，其声响自然带有清冷的韵味。

《松声（修行里张家宅南亭作）》

月好好独坐，双松在窗轩。西南微风来，潜入枝叶间。萧萧发为声，半夜明月前。寒山飒飒雨，秋琴冷冷弦。一闻涤炎暑，再听破昏烦。竟夕遂不寐，心体俱悄然。南陌车马动，西邻歌吹繁。谁知松树下，满耳不喧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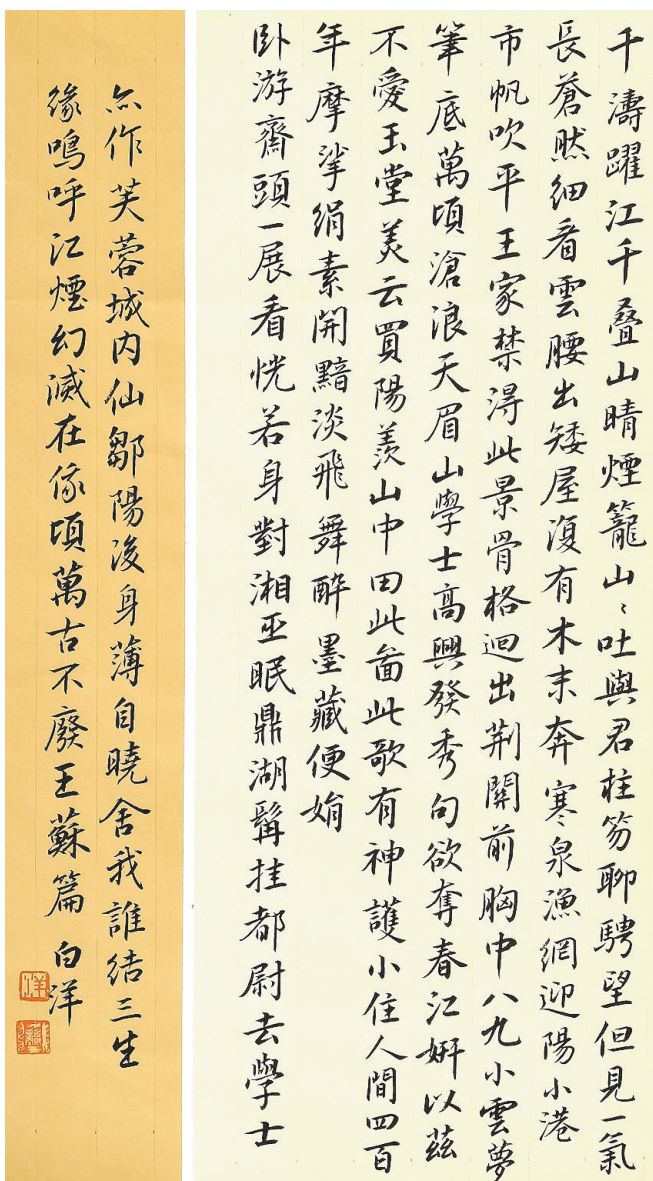
白居易将松声置于“半夜明月”的清冷时空下，“萧萧”二字精准传递出松声的空寂感。园林声响并非狂风吹林的呼啸，而是微风穿隙的轻响，恰如寒玉相击，自带清冷之气。飒飒风声也因寒山增加了冷色调，这些声响与“南陌车马动，西邻歌吹繁”的世俗喧嚣形成强烈对冲，在“满耳不喧喧”的主观感知中，松声已成为划分“幽境”与“尘境”的听觉界限。

另一首松声诗云：“松声疑涧底，草色胜河边。”通过听觉错觉强化松声的清冷特质。城市宅园本无山涧，却因松声的清冷，让诗人产生“置身涧底”的空间误认。这里的“松声”已超越物理声响的范畴，成为一种能重构空间感知的符号。

竹声也是白居易园林幽境的构成要素之一。白居易爱竹，他51岁离开长安至杭州的途中曾写下《思竹窗》一诗：“不忆西省松，不忆南窗菊。惟忆新昌堂，萧萧北窗竹。”爱竹之心可见一斑。白居易园林居处多种竹，“履道西门有弊居，池塘竹树绕吾庐”“玉立竹森森”“劲气森爽竹竿劲”，竹林构成了幽森的园林环境。

白居易的园林有了“树高竹密”底色，竹声便在这片浓绿中自然流淌，成为空间幽寂的听觉注脚。白居易写长安新昌里的竹窗之下，“绕屋声渐浙，逼人色苍苍。”（《竹窗》）“浙浙”二字精准捕捉竹叶摩擦的轻响，从屋檐到阶前，织成一张无形的声网。这声音与“烟通霭露气，月透玲珑光”的朦胧光影相融，让封闭的环境生出“杳霭”的幽深感，竹声的流动感恰如空间的呼吸，在“苍苍”的冷色调中，为幽境注入含蓄的生命力。

风吹竹声偏于清冽，“窗前竹萧萧，阁下水潺潺”（《小闲闲坐》）、“西溪风生竹森森，南潭萍开水沉沉”（《池上作》）。“萧萧”“森森”，竹声为园林增添了凉意。诗人自言“已觉庭宇内，稍稍有馀清”（《新栽竹》）。白居易园林诗歌的书写，建构出独具特质的园林声景营造体系，为唐代文人园林幽境建构提供了重要范式，深化了中国古典园林“声与境谐”的审美内核。③3



白洋作品

